

第 1 章

東瑞國，弘光十七年。

皇宮，乃是全天下最尊貴的地方，因為那裡的主人，是全天下最尊貴的男人。

此刻正是穀雨過後的好天氣，碧空如洗，春風舒爽，空氣中隱隱飄散著御花園中的百花香氣，雕欄玉砌的鳳儀宮中，百名年紀不一的端正秀女，穿著統一發給的松花色宮裝，忐忑的等待自己的命運。

「著，趙太師府，趙可芳。」

聽到自己的名字，趙可芳緩緩向前，斂眉頷首，皇帝看了一眼，嘴巴動了動，旁邊內侍便扯開尖細的嗓子，「趙可芳得鮮花一朵。」

鮮花一朵就是分配到高等宮妃處擔任近身宮女，二十四歲時放出嫁人，講白了，掙不到榮華富貴，還白白賠上青春，那趙可芳臉色瞬間發白，卻也只能跪下謝恩，起身時眼睛已經紅了。

「著，姜大學士府，姜俏。」

姜俏邁開步子，走到白玉階前，照宮儀嬪嬈教的那樣，抬臉卻低著眼，等待皇帝審視後的結果。

拿到玉佩能侍奉皇帝，一旦承寵產下皇子，日後便是飛黃騰達，拿到荷包，則是配給皇親貴胄當妻妾，也是不錯的出路，拿到花朵是選秀中最差的結果，就只能自認背景或者容姿不如人了。

選秀，選的不只是容貌儀態，還有背景，看，鎮國大將軍府的嫡姑娘長得跟她爹一模子印出來似的，但念在大將軍保國有功，世代忠良，皇上還是給了玉佩，皇后也很賞臉，誇了那虎頭虎腦的姑娘儀態出眾，端秀大方。

當然，不是說背景不好的就只能拿到鮮花，像楊縣令的女兒，父親官兒雖小，女兒卻長得芙蓉花貌，冰肌玉骨，一雙眼睛會說話似的靈動，即便出身不好，也是得到了玉佩，跟那些一品門第出來的小姐們平起平坐。

姜俏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如何，祖父姜陶跟父親姜大海都是大學士，東瑞朝的大學士說穿了就是高級修書，天下承平時，皇帝給自己增加點功績用的，至於權、利，什麼都沾不上邊，所幸祖母善於經營鋪子，不然姜家光靠祖父跟父親那點俸祿，怕是連丫頭都請不起，這樣的出身，是不太可能拿得到玉佩的，皇帝看她順眼，那就是荷包，不順眼，便是鮮花。

姜俏覺得自己的心都快跳出來了。

內侍的尖嗓響起，「姜俏得鮮花一朵。」

鮮、鮮花，是鮮花啊，我的老天鵝啊，是鮮花耶耶耶一穿到這個東瑞國已經十五年了，姜俏沒有一刻像現在這樣開心，老天爺在大整她之後，還是留有一些憐憫的，她不用入宮伺候四十幾歲的皇帝，也不用到親王府、侯府伺候那些脾氣很大的皇親貴族，只

要她安安心心當個高級宮女，等到二十四歲自然能帶著一筆不少的錢財出宮門，到時候她就開個鋪子，從此數錢過日子，哈。

於是她喜孜孜的跪下謝恩，起身時卻聽到李皇后一聲輕笑—

「皇上，姜姑娘拿了鮮花卻還是神色平靜，不顯委屈，臣妾瞧著脾性不會是愛爭寵的，不如給太子擔任六尚，您覺得怎麼樣？」

「便依皇后的意思。」

李皇后笑了笑，「太子尚食夏日就要二十四歲，來人，傳我旨意，姜俏為太子尚食，這兩日便從儲秀宮挪往東宮。」

姜俏喜上眉梢，伺候太子又比伺候宮妃輕鬆多了，曾經有宮女在嬪妃梳頭時沒梳好，被杖責十個板子，太子一個男人總不會在意一根沒梳好的頭髮。

「臣女謝皇上恩典，謝皇后恩典。」

弓著身子回到隊伍中，姜俏只覺得鬆了一口氣。

太子今年十六，兩年後才大婚，因此身邊的人都要仔細挑選過，李皇后對伺候太子人選的挑選，可比挑自己的要仔細多了，相貌不能太差，讓太子心生不快，個性不能太妖，想爬床爭寵，因此選秀見到拿鮮花的，就先替兒子攔下來。

說這李皇后，可是東瑞國的傳奇人物之一。

李皇后本名李緻兒，父親只是個九品武將，但她出生那年有個姑姑被選入宮中，很快的封了嬪，靠著李嬪得寵，李家也開始跟皇親貴胄有來往，李緻兒得以入宮擔任皇子公主的伴讀，跟當時的太子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。

歲月匆匆幾年過去，太子到了適婚年齡，娶了齊皇后的侄女，也是自己表妹的齊梅為太子妃，赤馬侯府三千金為良娣，太子妃懷孕後，李緻兒才入了東宮，因為父親官位太低，所以只給了個承徽的封號。

很快的，太子妃齊梅產下嫡長子，良娣也生了庶長子，又有新人入東宮，一年後，太子的第一個女兒誕生。

李承徽雖然不至於完全不受寵，但也不是太受寵，至少在外人眼中，太子對她並不特別，於是後院鬥得妳死我活的時候，只有沒孩子的李承徽活得歲月靜好—不曾懷孕，又不算得寵，根本不用放在眼中的一個存在，她是東宮的小透明，存在，卻又像不存在。

又過了幾年，太子成了皇帝，生有兒子的齊梅當然成為皇后，嫡長子公孫照封為太子，東宮中的女人依照產子產女都有了封位，令人詫異的是膝下猶空的李承徽居然封了賢妃，齊太后原覺得不妥，但想侄女齊梅已經封為皇后，齊梅的孩子公孫照也入主東宮，便隨兒子高興去了。

李賢妃很爭氣的快速懷孕，在弘光二年產下兒子公孫玥，此後每隔兩三年便給皇帝生下孩子，再也沒人笑她是個不受寵的女人，相對於皇后娘娘只生下一個兒子，不斷生孩子的李賢妃那是太受寵了，皇上的心在誰那，這還不明白嗎？何況齊太后身體也不大好，再也沒人能保齊皇后了。

弘光十二年時，太子公孫照因為在青樓爭奪花魁，失手把對方打死，龍顏震怒，在齊皇后的苦苦哀求下、親齊家的朝臣們聲聲的萬萬不可中，皇帝還是廢了太子，改立十一歲的公孫玥，李賢妃晉位，成為李貴妃。

齊皇后大受打擊病倒，皇上下令由李貴妃暫代宮中事務，弘光十四年，因齊皇后無心後宮事務，皇上下令廢后，齊廢后挪到靜安宮養病，在欽天監選出的好日子中，皇帝正式冊封李貴妃為皇后。

一個從九品官門的女兒，經過二十年，成為全天下最尊貴的女人，李皇后的遭遇是很勵志了，但是更勵志的是，她有辦法使皇上對她長情，連選秀這種日子都讓皇后比鄰而坐，講白了就是一朕雖然收新人，但皇后不喜歡的朕可不收，是給了這個後宮之主十足的面子。

被這樣一個皇后指給太子，姜俏活生生比其他拿著鮮花的秀女高出一截，嗯，很尷尬，因為再怎麼多一截，仍比拿著荷包的少一大截，宮中最忌諱的就是與眾不同，別的不說，她已經讓人留下了印象，在這地方讓人留下印象可不是好事。

百人並不多，還不到申正時分，便已經決定完畢，拿玉佩的共六人，拿荷包的四十五人，其餘都是拿鮮花。

拿著鮮花的人不是紅著眼睛，就是憤恨不平，除了姜俏一來自二十一世紀的台北，無論如何都不想跟人共事一夫，她怕自己嫉妒心起，有一天會忍不住打人，而這年代女人要是善妒，結果是很慘的，她不想遭遇那樣的處境，於是她很满意這樣的結果，太子尚食，簡單，她能應付，因為前世她就是知名飯店的服務生啊，什麼奧客沒見過，身為奧客剋星的她還應付不了一個十六歲的小屁孩嗎，伺候他吃飯，沒問題啦。

回到儲秀宮，姜俏喜孜孜的收拾著東西一入宮可不是旅遊，一人就一個小箱籠，只能放些貼身衣物，其餘衣服鞋襪會由宮中統一發派，由於東西不多，很快就收拾完畢，只等隔天東宮的人來領，她就能離開這個待了半年的牢籠，那裡雖然規矩也不少，但肯定不會比儲秀宮更嚴了。

姜俏想了下，終於想起來還有什麼事情沒做了，「寶意。」

她們這百來個秀女雖然都是千金大小姐，但在這裡不過是最低階的主子，不管家中幾人伺候，儲秀宮中都只會指派一人，寶意便是指給她的。

屏風外面很快有個十二歲模樣的小丫頭進來，「寶意見過姜秀女，不是，見過姜尚食。」

宮中消息飛得比雲雀還快，不到半日時間，都知道她的去處了。

在皇宮裡，連十二歲的孩子也透著一份精。

「妳伺候我半年，這支珍珠碧玉釵，還有這對冰晶翡翠鐲便給了妳，算是我們主僕一場的情意。」

寶意一直屬於粗使宮女，這次是因為睽違三年的選秀，突然多出一批小主子，她才被派來，在這之前，她一直負責祈安宮的清掃工作。

第一次侍奉人，也不知道這些該不該收，她是想要的，但萬一姜尚食只是開開玩笑，不就顯得自己很貪心嗎？陳嬪嬪要是知道，自己一定會挨罵的。

姜俏笑著拉過她的手，「說給妳妳就收下吧。」

寶意喜出望外，「謝謝姜尚食。」把這東西拿給母親當了，弟弟應該就能進書院讀書了吧。

「好了，妳去忙吧，我躺一會。」

寶意出去後，姜俏脫下小香鞋，躺在繡床上，因為開心，倒不覺得早春的天氣冷了。

擔心了半年的事情終於塵埃落定，姜俏心情好得不得了，哼了幾句曲子，突然又覺得自己真沒出息，右腦說，就是去伺候人家吃飯有什麼好高興，左腦說，當太子尚食總比當皇帝的女人好多了，妳這個留學過的女人可以接受跟別人分享丈夫？小三找上門了才知道男朋友偷吃，這種腦袋能在後宮生存？不生孩子，晚年有危機，生孩子，那可是步步危機啊。

說來都怪羅大志，居然招惹到一個黑社會的妹妹當小三，小三在公司門口堵她，什麼都沒講，就拿自己跟羅大志的性愛照片給她看，姜俏想著一定是合成，不理她，繼續走，過幾日她又來，這次拿出的是會動的影片，看著與自己山盟海誓的男人跟別的女人翻雲覆雨，直到這麼多年後姜俏還是無法形容當下的感覺，比起撕心裂肺，更像瞬間被淘空，那些深愛原來都是假的，看左下角的日期不過前幾天，而就在昨天，羅大志才說自己有多愛。

愛個屁，男人真是不能相信的動物，他說要加班的日子都是約會小三去了吧，可惡的是自己還想著他收入不好，吃飯都只敢去五百塊以下的地方，約會就是看看電影，散散步，小旅行啥的想都不敢想，結果呢，看看，他帶小三去的這什麼地方，前陣子才上過新聞的外資摩鐵，標榜情趣無極限，三小時就要五千元！

看著他對小三這樣大方，幫他省錢的自己簡直是白癡。

小三半哄半威脅說，我哥可是在外面混的，他如果知道我受委屈，一定不會放過妳。

姜俏本來膽子就不大，被嚇一嚇就想著小命要緊，何況會偷吃的也沒什麼好留戀，於是乾脆答應小三會分手，小三開開心心走了，沒想到這下換羅大志不肯了。

就像所有的爛男人一樣，他堅持自己只是一時暈船，而且他已經想清楚，她才是良伴，小三只是兩人感情路上的一個考驗，只要通過這考驗，以後就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動搖他們的情感。

「琳琳，讓我們一起度過這個困難，一起加油，好嗎？」

你是小胖老師嗎？

當然不好啊，姜俏想著，比起偷吃這件事情，她更不能接受男人對她這樣小氣，卻對小三那麼大方。

他們連看場電影都會先調查哪家銀行的提款機會吐早場優惠券，然後拿著優惠券買票，她這麼替他著想，不想增加他的經濟負擔，可看看，他是怎麼對小三的，三小時五千也花得下去，而且肯定不是第一次，媽的。

羅大志糾纏著她不肯分手時，小三卻覺得是她不肯放手，於是小三的黑道哥哥真的出動了，於是於是，她就來到這裡——東瑞國了。

姜俏是被生出來的。

身為大學士府上的嫡女，她的日子過得不算差。

祖父姜陶是學士閣資歷最深的大學士，考試多年，都靠著妻子謝氏經營鋪子以及照顧兩老做後盾，於是高中後也沒娶妾室，二子四女都是嫡出，謝氏不但有尊重她的丈夫，還有出息的兒子，手握中饋，是人人羨慕的官夫人。

大兒子姜大海，就是姜俏的父親，十六歲便中了進士，在父親幫襯下順利進入學士閣，娶妻張氏，生下姜俊、姜俏兩兄妹，另有妾室黃姨娘，生一女姜佩；妾室柳姨娘，生有一子姜仁。

小兒子姜大和，比不上哥哥聰慧，到現在都還在考舉人，讀書是不爭氣，但對女人倒是爭氣得很，娶正妻、娶平妻，院中還有小妾、通房共一十多人，不過女人雖多，孩子倒是只有六個，分別是兒子姜佑、姜傑，女兒姜儷、姜儀、姜佳、姜依。

兩房人，十個孩子，倒也熱鬧，姜俏的父親為官，自己又是嫡女，自然是女孩中地位最高的，姜大太太張氏在去年姜俊成親後就開始想給姜俏說親，她挑了又挑，好不容易相中赤馬侯的嫡三子，卻沒想到那嫡三子嫌姜俏不好看，直接在宴席上擺臉色，還意有所指的說，四德之中雖然以婦德為重，但若是缺了婦容這項，也難為侯門婦。

這下姜大太太也不高興了，學士雖然是個清水官兒，但名聲極好，皇上也很看重，侯府看起來雖風光，但也只到這一代，又不是世襲罔替的，那嫡三子是在難伺候什麼，他既然看不起姜俏，那就算了。

這下換赤馬侯夫人生氣了，把自己兒子教訓了一頓，赤馬侯府可不比從前，娶個美妻相對不如娶個賢妻掌家，姜大學士府出來的姑娘肯定不會差，就你這小子不識貨，還嫌。

那嫡三子從小飽受寵愛，被這樣一罵又被禁足三日，可是生了氣，便在聚會時故意敗壞姜俏名聲，說她是無鹽之貌，母親卻看重她有才，讓他娶她，要大家評評理，誰要娶個醜八怪。

姜俏說親更不利了。

這可好，兩家原本想結好，卻是結了仇，就在這時候皇帝下詔選秀，凡官家女兒十四歲至十六歲未訂親者，皆要入宮海選。

姜大太太一聽，差點哭暈，她只想要女兒嫁給門當戶對的人家，不愁吃穿，相夫教子，這樣她就心滿意足了，入宮什麼的真沒想過。

姜家發家不過第二代，宮門深似海，不是他們這種底蘊不深的人家可以涉足的，退後一步說，姜家也不有錢，哪個姑娘入宮不帶個幾千兩賞銀，宮中沒賞，是要怎麼過日子。

然聖旨來了，他們也不敢欺君，只能把名單交上去，希望最好在第一關就刷下來。

「我的兒啊。」把名單交上去那天，姜大太太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左手不斷捶胸，淚流滿面，「我的俏姐兒，才十五歲啊，宮裡的日子是要怎麼過，我們姜家在朝堂上都沒幾個相熟的，宮中更是一人都無，這是要怎麼辦才好。」

姜俏自己其實也很不安，但見母親如此，只能安慰，「娘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您別擔心了，我們在宮中雖然沒人，但女兒可不是傻子，趨吉避凶還是能做得到的，宮裡肯定吃好穿好，有什麼好煩惱。」

「是啊。」姜俊的妻子，姜大奶奶也跟著說：「小姑子那樣聰明伶俐，肯定能自保的。」

「我的心裡像有人擰著那樣痛啊——」

「娘怎麼肯定我能封位似的，女兒的長相自己還明白，皇上肯定看不上眼，只要不入宮，一切都好說。」

一旦成為皇帝的女人，跟家人大概就難見面了，依照姜俏的背景，最多是美人，是個不能出宮、家人也不能進宮探視的位分，加上宮中無人，手中無銀，日子肯定難過。

但如果給勳貴當妻妾就好多了，好歹她爺爺、她爹都是大學士，天天朝堂相見，總不會對她太差，別的不說，家人走動不會是問題，也不會因為一時疏忽就賠上自己一條小命。

如果讓她選，她是選宮女的，這種選秀宮女，可不比一般粗使，算是小主子了，底下通常會有四到八個宮婢，再下去是十六到三十二個宮奴，只要伺候好妃子，其他都不用自己來，將來放出去年紀雖大，但有出身，有銀兩，嫁人或者招贅都不難，總比在後宮等候皇帝好。

「妳哪裡不好了，妳可是我們姜家的嫡出大小姐。」姜大太太不願女兒入宮，但聽女兒說自己樣貌普通，卻又不樂意，就像全天下的母親，她們都覺得自己的女兒是最美的。

姜大奶奶連忙安撫，「媳婦瞧小姑子肯定是拿到荷包的。」

「還是妳知道我。」姜大太太噙著眼淚，「若能拿個荷包，我也安心，宮門深似海，我懷胎十月生出來的閨女，我捨不得她留在那種地方老去，聖旨下來後，我沒一天睡過好覺，總是夢見俏姐兒頭髮花白的坐在院子裡看月亮，身邊一個人都沒有，我醒來那個痛啊，睡不著。」

姜俏握住母親的手，「娘，您別自己嚇自己，旨意都還沒下呢，您就這樣，讓女兒怎麼放心進儲秀宮。」

姜大奶奶也安慰著說：「婆婆不用擔心，人家都說夢境是相反的，婆婆夢見小姑子進宮，那就是肯定不會了，女人家還是嫁給門當戶對的丈夫，生幾個孩子才是道理，小姑子這樣福氣的長相，老天爺肯定不會對小姑子不好的。」

相對於姜大太太如此煩憂，姜俏卻不太擔心，她跟漂亮真的沾不上邊，不然那個赤馬侯府的嫡三子就不會這樣嫌棄她了，一個沒落侯府的嫡子都看不上她，何況是九五之尊，要像她三妹妹姜佩那樣才是美人，不過姜佩才十三。

就在姜家的氣氛低迷中，入宮的日子還是來了。

所有人把衣物收在早先發下來的制訂箱籠中，拿著證明文書，自行到西福門。

第一天總共有兩千多人到儲秀宮集合，幾個嬪嬪拿著量尺，太瘦太胖太高太矮，膚色粗糙，身上有胎記有疤痕的都不要，一下就只剩下三百多人，這三百多人才給安排住處，開始學規矩，三個月後皇后親自考校應對進退，太過蠢鈍，反應太慢的都不要，又淘汰了兩百餘人，再來就是今天了，正式由皇上過眼。

捧著放了鮮花的烏絲盤，姜俏覺得自己運氣不算壞，現在十五歲，二十四歲就能出宮了，要是甄選上侍奉皇上，那就是一輩子得在這金絲鳥籠中，每天只能等著皇帝啥時來，那還有什麼盼頭。

隔天，東宮的宮婢便來領人。

東宮那紅牆黃瓦的夾道，看不到盡頭，饒是春寒料峭，提著一個箱籠的姜俏也走出一身汗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總算過了東宮側門。

那紫衣小婢熟門熟路的帶著她進入遊廊，林園景致，遠近錯落，沿牆樹影婆娑，梨花桃花等春天的花蕊枝頭怒放，春風吹來，暗香浮動，令人心曠神怡，姜俏前進間居然隱隱聽到流水聲，也不知道從哪傳來的，看來橫店影視城沒誇張，皇宮真就這麼大。

紫衣小婢把她帶到一個大院落，她抬頭看了看——「煦光院」。

這應該就是東宮太子的居所。

直直進入第三進中間的大屋，格扇開著，紫衣小婢一面跨進去，一面說著，「孔姊姊，姜姑娘領來了。」

一個穿著藕荷色衣裳的女子回頭，「知道了，妳去忙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姜俏不知道這孔姊姊是什麼位分，但看她衣裳是藕荷，頭上又插著金珠垂墜步搖，知道一定是太子六尚之一，於是行了禮，「姜俏見過孔姊姊。」

「不必多禮。」

東瑞國按制，六尚是高級宮女，著藕荷色服，一般宮女著丁香色，宮婢著醬紫色，宮奴等粗使雜役等著黑色。

「我叫孔瑞兒，是太子尚食，妳也是太子尚食，以後不用跟我這樣客氣。」

姜俏鬆了一口氣，原本她還擔心現任尚食會不會因為在宮中被耽誤多年，脾氣會有點怪，現在看來這孔瑞兒還挺好相處。

孔瑞兒對她招招手，「來，我帶妳去居所。」

「麻煩孔姊姊了。」

姜俏入宮半年，學的都是宮妃的規矩，直到孔瑞兒給她解說，她才知道東宮如何運作。

東宮自然以太子公孫玥為大，主要院落為煦光院，是太子居所，一進為書房、客室，二進為寢房、食室，三進有間置琴室、置弓室，太子最喜歡的就是彈琴跟騎射，蒐集得多了，自然另闢房間，此外三進還有間準備室，御廚房把飯菜送過來後，會在準備室整治擺盤完畢，這才能送到二進去給太子，包括茶水，瓜果，各色點心等，也都是在這裡讓尚食做準備。

此外，另有太子妃的住所，榮華院；良娣住所，玉富院、玉貴院；承徽住所，春暖院、花開院；昭訓住所，香琴居、香棋居、香書居、香畫居；奉儀住所，翡翠齋、明珠齋、珊瑚齋、紅寶齋——只不過現下全都沒人住。

至於為何太子公孫玥十六歲了卻還未娶妻，自然是另一段權力鬥爭。

每一個皇后都希望娘家富貴綿長，為了讓娘家繼續興盛，十個皇后有九個會從自家侄女中找太子妃，就像齊太后當年給兒子定下齊皇后。

李繳兒花了二十年登上后位，自然希望自己兒子從娘家侄女中挑選合適的，奈何李家並不興盛，年齡合適的嫡女都許了人家，待字閨中的嫡女卻又太小，即便得寵，她也不敢推娘家庶侄女當太子妃，只能等弟弟的嫡女李八娘長大。

公孫玥能理解母后，也願意等表妹長大點，等他十八歲時，表妹就十四了，雖然小了些，但為妻也不是不可以，兒子如此貼心，李皇后很是高興，皇帝想起她在當承徽時吞下許多委屈，連孩子都不敢生，便也不好拂她的意，十八歲才成親是晚了些，但如果太子不反對又能讓皇后開心，他倒是願意讓這一步。

但齊太后可不肯，她是老了不是死了，已經娶了齊家女的廢太子做了錯事，她無話可說，但公孫玥也是她的親孫，她萬萬不能看著這滔天富貴讓給李家。

齊家，絕不能中落。

齊太后有個侄孫女齊五娘，跟李八娘一樣年紀，她很明白表示了希望這孫子能娶齊五娘。

這下對皇帝來說可難了，一邊是自己的母親，一面是自己的妻子，他無論答應誰都不對，只好告訴齊太后跟李皇后，這齊五娘跟李八娘一起入宮，誰為正妃，誰為良娣，由太子決定。

齊太后同意了，因為公孫玥一直是個孝順的孫子，他一定能體會身為祖母的心思；李皇后也同意了，因為公孫玥一直是個孝順的兒子，他一定不會拂逆身為母親的希望。

皇帝就這樣把燙手山芋甩到自己兒子身上，據說公孫玥接旨時人都懵了，當時他才十三歲，就得決定朝中兩大家族的興衰。

就這樣，齊太后的壽康宮跟李皇后的鳳儀宮開始一段競賽，齊太后前腳把齊五娘接進宮中扶養，想要讓侄孫女跟公孫玥一起長大，青梅竹馬最容易產生感情，沒想到李皇后後腳也把李八娘接進宮中，所盼的當然是同一件事情。

這時的李家跟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，當年是從九品的門第，經過先皇李嬪的受寵，以及現在李皇后的母儀天下，李八娘已經是一品門第的小姐，另一邊，齊家興盛了四朝，有底蘊的家族教出來的小姐自是不同凡響，兩人差不多時期入宮，就別提多熱鬧，苦的可是太子，一下壽康宮請人，一下鳳儀宮請人，而這時候皇上仍跟以前一樣，常常讓他去御書房，太子在分身乏術兩個多月後宣布，如果只是做了個什麼小點心要讓他嚐嚐的，派人送來就好，他真的很忙。

就這樣過了三年，兩家小姐從九歲長到十二歲，小時候也就罷了，這一兩年，已經會自己到東宮來找太子哥哥，繡了個荷包，練了個新曲，什麼都來，一個是皇祖母那邊的表妹，一個是母后那邊的表妹，太子對兩家小姐都不錯，但也親近不到哪裡去。

太子妃還要兩年才做決定，太子則在一年前收了兩個通房，賜名芽枝跟花枝，住在盈秀閣，各給一個宮婢一個宮奴。

姜俏聽到這邊，差點笑出來，花枝？另外一個怎麼不叫海膽。

但她沒膽笑，孔瑞兒是在給她上課，何況說的是皇家的事情，她笑出來就是大不敬，輕則三五個板子，重則屁股開花。

何況古人的花枝，就是花朵枝芽，意境是美的，只有她會想到吃的。

她拍拍臉，振作精神，繼續仔細聽。

東宮的下人分成兩種，一種是像她們，尚食、尚衣、尚飾等等，皇后給的名分，有品級，有宮服，地位清楚，時間到了就能出宮，另一種就是一般宮女，像許嬪嬪、胡嬪嬪，雖說是一般宮女，但打小伺候太子，情分深厚，這輩子也沒出宮的打算，不是她們這種指派下來的宮人可以比擬。

姜俏不傻，以品級來說，六尚當然比那些嬪嬪高，嬪嬪得跟她們行禮，但要是聰明點，千萬別把嬪嬪當下人，因為在皇后太子心中，那些嬪嬪才是自己人。

「我們的居所就在這裡了。」

六尚都住在煦光院的五進——其實是第四進，但四字不吉，宮中人多直接進位到五，一個凹型建築，屋角有飛簷，紅漆廊柱有雕刻，也是十分華麗了，共六間屋子，孔瑞兒推開左邊第二個格扇，道，「這便是尚食住處。」

裡面有個正在打掃的紫衣宮婢，見到孔瑞兒連忙行禮。

「這是新來的尚食，姓姜。」孔瑞兒說。

紫衣宮婢連忙放下抹布，規規矩矩的說：「婢子如意見過姜尚食。」

姜俏趕緊取出荷包，「給妳買糖吃。」

如意雙手接過，「謝姜尚食。」

孔瑞兒帶著她繞了屋子一圈，格局比從門口看到的深多了，分成內外間，中間以百鳥屏風隔著，寢間的繡床很大，可以睡上兩人，被面一朵朵嫣紅的牡丹，繡工極佳，窗邊有個美人榻，黃梨小几上放著一局未下完的黑白棋，讓姜俏意外的是居然有澡間，太好了，不用跟人家搶浴室，超棒。

然後她在寢間看到一個圓木串成的珠簾，看來是暗間。

「六尚各自指揮四個宮女，這四個宮女雖然聽命於妳我，但只伺候太子，至於其他時間，六尚各有兩個宮婢，這兩個宮婢才是伺候我們的，粗活清潔什麼的讓她們去做就行，一個就是妳剛剛看到的如意，另一個是蘭卉，她們住在暗間，我給妳空出兩個抽斗，衣服鞋襪那些這一兩天就會送來，沒有宮服，就先不要出門了。」

姜俏乖巧回答，「是。」

姜俏的宮服在隔日送到煦光院，她也開始跟孔瑞兒學習，整治三餐這算簡單，就是把食盒的東西裝盤，太子可是儲君，膳房送來的東西自然小心又小心，基本上只要檢查湯汁是否溢出，菜餚是否在盤中央處就可以，比較麻煩的是點心茶水也歸尚食負責，太子喜歡喝什麼茶，什麼茶用井水煮，什麼茶用泉水，上糕點，乾果，蜜餞，還是水果，這都是學問，孔瑞兒一邊說，她一邊抄下來，這可是她在二十一世紀留下的好習慣，因為沒有過耳不忘的本事，就腳踏實地一點。

當然，身為六尚之一，她也認識了東宮其他五尚，宋尚服，熊尚飾，丁尚寢，齊尚沐，黃尚書。

最讓她印象深刻的就是齊尚沐了，她是齊太后的侄孫女，說來跟齊五娘是堂姊妹關係，原本是齊太后想用來彌補後宮的——齊皇后被廢，齊淑妃又不得寵，齊家不能敗在她手上，所以千挑萬選了一個娘家後輩送上來，原以為皇上看在她面子上會給個玉佩，卻

沒想到居然給了鮮花，後來齊太后把李皇后叫去壽康宮罵了一頓，為了安撫太后，李皇后這便讓齊家女擔任太子尚沐，這若太子喜歡，將來長大些收了房也不是不可能，到時封個承徽也不錯，只不過太子妃之位就不用想了，東瑞國沒有宮女為妃的先例，以前沒有，以後也不會有。

齊尚沐帶著齊家的希望進宮選秀，沒想到卻是得了鮮花，哭了兩天後峰迴路轉，靠著太后姑祖，得以進東宮，她的出路從皇帝的四妃變成東宮的承徽，雖然跟齊家所想的的不同，但她還是得爭，當年的李承徽不也封了李貴妃，她就不信自己不行。

就這樣三年過去，太子長大是長大了，情動的年紀卻是收了花枝跟芽枝這兩個宮婢，至於那些出身良好的六尚，他一個也沒碰。

姜俏心想，太子也是聰明，女人多的是，何必碰六尚，這六尚雖是宮女，但背後都是龐大的家族，一個比一個都心高氣傲，麻煩得很。

姜俏其實很同情齊尚沐，因為她跟齊五娘是堂姊妹，但齊五娘卻是太子妃人選，運氣好入住榮華院，前途無量，運氣差也能撈個良娣當，亦是一片光明，比起一心想追求富貴的齊尚沐不知道好多少。

跟自己很投緣的是黃尚書，比她大三歲，明明是家族送進宮來爭寵的，性子卻很平和，在姜俏這個活了三十年又活了十五年的人眼裡，黃尚書就是個可愛的小姊妹，兩人很能聊，太子其實很忙，沒這麼多時間讓她們服侍，閒暇時兩人常說笑，孔瑞兒出宮日期定下來的那日，黃尚書還拉著姜俏的手哭，說日後自己會先出宮，等姜俏也出宮了，一定要來找她，姜俏笑咪咪的說好，覺得老天對她真不錯，不用入宮紅顏老，又能認識可愛的小伙伴。

既然出宮日期已定，孔瑞兒開始讓姜俏正式服侍太子。

姜俏雖然沒見過太子的面，但衣服倒是認得的，就照孔瑞兒說的那樣，讓芫華、繁縷、文竹、白蘇等四人擺盤重整，她做最後的檢查，然後指揮上菜，別發出聲響，布好菜，退到門邊等候，太子吃完自然會叫人進去收拾。

讓她詫異的是太子居然第一天就發現自己的尚食換人了，她還以為太子從不看下人的臉長什麼樣子，畢竟梳一樣的頭髮，穿一樣的衣服，低著頭做一樣的事情，的確很難分辨，沒想到他居然看出來，意外。

孔瑞兒出宮那日對她說：「雖然不過三個多月的相處，但總是緣分，我能給的也只有提點，要是有什麼事情，問許嬪嬪胡嬪嬪，要是不好讓她們知道，就問丁尚寢，她對皇后太子很是忠心，給的答案不會錯。」

日夜相處了三個多月，突然要分別，姜俏捨不得，但也替孔瑞兒高興，一時間情緒湧上，眼眶就紅了。

孔瑞兒笑著拍了拍她的手，「珍重。」

許嬪嬪胡嬪嬪姜俏是不敢招惹，最常請教的就是丁尚寢—六尚中年紀最大，已經三十多歲，是李皇后派給太子的人，父親是戶部掌司，看來是不打算出宮，以另外一種方式來幫助家族，丁尚寢的嗜好是篆香，房裡有香格還有香模，經過房門口都是各種好聞的味道，她也會送一些篆香給姜俏，姜俏還挺喜歡古人的薰香，皇帝或者太子的女人才

能用薰香球，宮女只能使用篆香，味道嘛，她也不會說，就是一種溫和的甜香，睡不著時點一下，真的很舒服。

身為一天要見太子數次的尚食，她運氣算不錯了，太子不難伺候，夜深人靜時，除了想家，也沒什麼不好了。

第 2 章

京城的夏天是很悶熱的，太陽毒辣刺眼，沒有一點風，梅紋木窗外雖然大樹掩映，卻是擋不住暑氣蒸騰，不斷的蟬聲只讓人更加煩躁。

在書房伺候茶水的姜俏覺得內服濕了大半，內心覺得奇怪，太子怎麼不用冰，書房要是放上幾塊大冰，再讓芫華跟白蘇這兩丫頭打上扇子，那可不就涼多了嗎。

不過熱的是她又不是他，已經正式當值半個月，每天都要換上兩次衣服才能保持乾爽，可是，她都沒見過太子流汗，他好像假人一樣，明明至少穿了三層衣服，但就是一臉心平氣和。

她不著痕跡的瞄了黃尚書一眼，臉紅通通的，看來也是很熱——照說一尚一樣，應該不會重疊才是，不過也有例外，像太子在書房喝茶，所以尚書也在，尚食也在，八個宮女在靠近門邊的地方排排站，人雖然多，卻是落針可聞，太子愛靜，誰想屁股開花可以試著吵吵看。

唉喔，好熱。

「太子殿下。」崔公公從外面進來，躬身說：「盧大公子跟路小侯爺來了。」

盧大公子名叫盧方，是鎮國大將軍的嫡長孫，長得虎頭虎腦，跟他長得很像的親妹半年前也入宮選秀，現被封為盧嬪，在幾個新進宮妃中，算是挺受皇后待見的，常常讓她去鳳儀宮陪伴。

路小侯爺則是康國侯府上的路叔冀，三代單傳的男丁，雖然是庶出，但寄在侯府夫人名下，已經被冊封為世子，幾個月前娶了寧禾郡主為妻，據黃尚書說，路叔冀本就常來東宮，娶妻之後，來得更勤，雖然沒說得很明白，但也暗示得夠清楚，姜俏不知道該同情路叔冀好，還是同情寧禾郡主好，二十一世紀是戀愛結婚，婚後都會有摩擦，更何況是盲婚啞嫁，一個是三代單傳的小侯爺，一個是嬌生慣養的郡主，恐怕誰也不讓誰。

盧方跟路叔冀都是太子伴讀，姜俏見過一次，上回也是兩人一起。

聽到崔公公這樣說，太子臉上露出一絲笑意，「讓他們進來。」

姜俏一屈膝，躬身退下，準備茶水點心去，芫華、繁縷、文竹、白蘇等四個丫頭，自然是隨她到第三進。

天氣太熱，姜俏便吩咐了桃花水晶糕、小豆涼糕、蜜餞青梅、蜜餞櫻桃等四品，白盤邊裝飾一點討喜乾淨的花瓣，茶水則濃泡後加入碎冰搖晃——這品冰茶，可是前任孔尚食發明的，很受歡迎，但能用冰的只有壽康宮、龍起宮、鳳儀宮、東宮，不是人人都能享用。

姜俏第一次看到孔瑞兒示演時，內心還嚇一跳，這不就是泡沫綠茶嗎？

瞬間，她還以為遇到自己人，旁敲側擊一番，這才知道孔瑞兒的父親是個地方知縣，那裡盛產各種茶葉，泡沫茶是當地喝法，因為一般人喝的茶不是那樣好，搖晃後比較順口，至於加冰，則是她看到綠豆湯加碎冰後的突發奇想，既然綠豆可加，為何茶品不能加，就這樣試驗出來了。

姜俏心裡一陣失望，但同時也給自己一些警惕，千萬得藏拙。

她在現代雖然不算聰明，但在古代保證是天下第一，原因無他，她可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，她可以發明所有的吃食，只要她想，她可以做蛋糕、做披薩，還能告訴古代人，炸地瓜條有多好吃，泰式月亮蝦餅沒吃過吧，鹹酥雞沒吃過吧，她還會蚵仔煎，可惜這些通通不行。

在宮裡，低調才是王道。

所以，她沖著所有茶經上的茶品，端出膳房製作的點心，她已經觀察出太子嗜辣，但她絕對不會下廚做椒麻雞給他，也不會告訴他麻辣火鍋的吃法，她只想安安靜靜的過完這九年，然後就可以海闊天空啦。

「請尚食檢查。」芫華的聲音。

姜俏一品一品看過，茶湯溫和清澈，裝著碎冰茶的清玉杯外緣滲著一層薄薄冰氣，在這炎熱的大暑日子，看起來可真清涼了不少。

桃花水晶糕、小豆涼糕、蜜餞青梅、蜜餞櫻桃四品點心擺放適當，姜俏用木杓取了一點白水，滴在擺飾的花瓣上，那粉紅花瓣頓時嬌嫩起來，連帶著點心看起來也可口許多。

姜俏放下木杓，滿意一笑，「行了，就這樣。」

進入書房，三人已經移到榻椅邊說話。

皇上是很樂見太子拓展人脈的，將來天下交到他手裡，他才有人可用，而不是被老人給制衡。

有一句台語俗諺是這麼說的，惜花連盆。

皇上對廢太子公孫照據說十分嚴厲，不願其與朝臣交往，動則斥責，而對於心愛女人給自己生下的兒子，就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，不只父慈子孝，連最敏感的政權，都願意下放給太子。

讓太子一起上朝的皇帝多了去，但讓太子一起批改奏章的恐怕沒幾個。

姜俏當職的這半個月，幾乎天天都有人在下午時間來訪，太子有時見，有時不見，她入宮不久，還不太瞭解這其中錯綜複雜的關係，不過依照她服務業多年的經驗可以看得出來，太子是重視路叔冀跟盧方的。

「太子殿下請用新茶，盧大公子請用茶，路小侯爺請用茶。」

四品點心則放在旁邊，她一退到旁邊，黃尚書的四個宮女立刻又往前，打起扇子來。

姜俏心裡忍不住羨慕起來，好享受啊，喝著孔瑞兒想出的冰茶，吃著膳房精心做出來的茶點，還有青春的妹子給你們搥涼，難怪電視劇裡人從宮廷到民間都會鬥得死去活來，看這書房內就知道了，位高權重真的很舒服。

「馨州當地如何？」公孫玥問。

路叔冀從懷中拿出一封信遞過去，「正如殿下猜測，齊椿擁地自重，儼然把自己當土皇帝，不過一個小小知州，居然有五十個妾室、上百個通房，還下令到民間蒐羅美人，當地民眾的女兒家若出色，從不敢輕易出門，就怕被官兵走狗給看上，還有朝廷下令的一分稅賦，他則是多加了半分，那半分全讓他中飽私囊去了。」

公孫玥看了信，原本沒表情的臉凝重起來，「果然如此。」

這齊椿是齊國相的兒子，齊后雖然被廢，但有齊太后在，齊家依然如日中天，一個知州敢擅自漲稅，仗的自然是皇家的勢，有個皇帝表哥，太后姑姑，齊椿還用得著怕誰。

「太子殿下可打算給齊家留情面？」

「不能留，我能忍他妻妾滿堂，但不能忍他私加賦稅，不過是個地方官，還把自己當王爺了。」齊家侍奉過四個皇帝，出過三個皇后，故氣焰比一般世家大得多，公孫玥能瞭解父皇的不舒服，只是顧忌著皇祖母，不好太過。

身為儲君，他也不是不能容人，但前提是得安分守己，皇祖母當年硬是替只是進士出身的小侄兒討得這官位，齊家不感激，反而如此囂張，身為皇家的人，絕不容許。

一個知州居然有五十個妻妾，父皇後宮的后妃加起來還不到三十人呢，這齊椿真是好大的膽子。

盧方開口，「不過那畢竟是太后最寵愛的小侄兒，若是告知皇上，皇上必不能忍，只是廢后一事已經傷了太后跟皇上的母子之情，也才幾年過去，皇上都還在修補關係，這時又讓皇上拔除齊椿，恐怕太后又要生病了。」

「不妨事，皇祖母氣歸氣，但這事我能把握皇祖母會站在我這邊，這天下姓公孫，可不能由著姓齊的人無法無天。」皇祖母雖然不喜歡母后，但對他卻是真心疼愛，哥哥再親，侄兒再親，也不會有孫子親，她想要齊家富貴，但前提是是在公孫家的天下。

齊家，李家，都不宜過度壯大，只是既然暫時拉不下齊家，就只能用李家與之制衡了。

莫名的，他突然想起齊五娘跟李八娘，真是頭痛得很，原本說等十八歲再選只是緩兵之計，但轉眼兩年也就過了，李家表妹他不喜，齊家表妹他更不愛，他現在總算能瞭解父皇當年的苦了一明明喜歡李家姑娘，卻得娶齊家姑娘，還得等她生了兒子，才能把心愛的姑娘迎進門。

進了太子府，也不是就此美滿度日，一個太子哪裡鬥得過老謀深算的母親，怕心愛的女人無法在深宮保護自己，連寵愛都不敢，直到自己登基，有了絕對的權力，才敢讓她生孩子。

父皇跟母后，都熬得太久了。

他沒有喜歡的人，所以娶誰都一樣，當然，為了平衡朝堂，娶李八娘會好一點，一個底蘊不深的家族，即便榮寵，也很難做妖，不像齊家，侍奉過四個皇帝，朝堂關係盤根錯節。李家是一棵兩人環抱的大樹，雖然高大，卻沒殺傷力，而齊家，則是一棵百年樹妖，會吃人的。

「太子殿下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明日稟告父皇，先通知皇祖母一聲，再找個可信之臣親自去一趟，至於空缺，就給李家人吧。」

路叔冀比了比拇指，「我也是這麼想的。」

姜俏心想，「我」耶，敢當著太子的面自稱我，天下算來大概也沒幾人。

大事說定，路叔冀拿起小豆涼糕一口塞入嘴巴。

盧方噴了一聲，「你吃相可太難看了，汗辱了太子居所。」

「我這不是急著趕來還沒吃中飯嘛。」路叔冀笑嘻嘻的不以為意，「姜尚食，讓膳房煮一碗大肉麵給我。」

「是，婢子這就去吩咐。」

「要快些，我餓壞——」

路叔冀還沒講完，突然面色一變，瞬間脹紅，手捶著胸口，似乎難過不已。

太子見狀，也顧不得身分，趕緊遞來茶水，「快些喝下去。」

路叔冀接過，一飲而盡，卻是一下又噴出來，臉色瞬間變成紺色，看起來是噎住了。

太子一邊拍著他的背，一邊揚聲，「去請太醫。」

姜俏心想，請太醫來不及了！

該不該救他，救他會顯得她很奇怪，太子會注意到她的，也一定有人會以為她是想爭取太子注意，她平靜的日子會到頭，可是，那是一條人命……姜俏，妳冷靜點，太醫會有辦法的，別忘了妳跟別人不一樣，禁不起一點注意跟推敲，要是被發現妳是穿越的，會被當成妖怪綁在木樁上燒死……

饒是這樣想，姜俏還是忍不住大喊，「路叔冀，快點下榻站直，我有辦法。」

路叔冀正在難過，聽到指令也沒分清楚是誰講的，便用殘餘的力氣趕緊下了榻。

姜俏走到他身後，雙手環抱抵在他的胸腹之間，握緊拳頭，拇指往內，用足全身力氣往上一提——他們餐廳服務生都有學的哈姆立克急救法。

用力，再用力！

瞬間，路叔冀嘔的一聲，吐出一塊糕點，旋即彎下腰大口的喘氣。

姜俏連忙把他扶到榻上，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慢慢來，不要急，放輕鬆。」

幾個深呼吸後，路叔冀面色已經恢復如常，他個性大刺刺的，也不知道什麼後怕，身體舒服了，便有心情說笑，「姜尚食這什麼本事，可厲害了！」

當事人已沒事，盧方卻是臉色發白，他小時候見過，他的太祖母就是這樣去的，剛剛見路叔冀被噎得說不出話，他只覺得身體冰涼，怕十七歲的好友跟八十一歲的太祖母一樣，因為一時不慎，就丟了性命。

姜俏見狀，知道盧方是被嚇到了，對白蘇吩咐，「沏一壺寧神茶上來，再去太醫院拿幾個安睡香包。」

盧方對她點點頭，算是道謝。

看著一旁呆住的幾個宮女，姜俏低聲說：「快些收拾。」

黃尚書手下幾個宮女這才回過神，眼見白玉小几跟青磚地上都是一片狼籍，快速清潔起來，也重新上了茶水點心。

太子與他們又聊了一個多時辰，路叔冀跟盧方這才離去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賊心虛，姜俏救了路叔冀之後，總覺得太子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樣了。

太子看過來時，她背後一涼，抬頭發現他只是視線撇過自己這邊並沒有停留，又想應該是自己多心，就這樣一下背後一涼，一下罵自己多心，等姜俏回過神來，這才發現自己居然不熱了，大概是被太子看到發冷了。

路叔冀雖然性子直率，但也不是沒禮儀的，臨去前說：「過兩天我會派人送禮來，姜尚食可千萬別推辭。」

姜俏用詢問的眼光看了看太子，只見太子道—

「既然是路小侯爺的謝禮，那就收下吧。」

姜俏遂行禮，「多謝路小侯爺。」

「剛才救路小侯爺那法子，誰教妳的？」

姜俏躬著身子，「回太子殿下，是小時候見太祖父噎到，太祖母便這樣救了太祖父一命，因為當時有些嚇到，所以多年不曾忘記。」

至於她的太祖父跟太祖母都已經不在，死無對證。

公孫玥半信半疑，卻是沒有深究，「這法子倒是不錯，來人，備輦，本太子要去壽康宮，妳也跟過來。」

雖然已經是快晚膳的時間，但七月的天氣實在熱，姜俏跟在太子步輦後走過長長的磚紅色夾道，轉個彎，又是沒盡頭的夾道。

也只能安慰自己，好歹肩膀上沒東西，哪像那些扛著明黃色步輦的粗使，那才真有苦說不出。

走了大約半個小時，覺得內外服三層盡濕，總算到了齊太后的壽康宮。

守門的見是太子步輦，自然一句話都沒問，齊齊跪下請安，一人飛奔跑進殿中去稟告。

天氣熱，壽康宮中早早用起冰，起居室放著幾個大冰塊，幾個宮女打著扇子，屋外驕陽毒辣，屋內卻是涼爽如春，齊太后穿著繁複的四喜富貴常服，靠著古香緞做的迎枕，聽童嬭嬭說著宮中的大小事務。

李皇后雖是母儀天下，但齊太后卻不肯完全放權，為了齊家興盛，她是不可能完全放手後宮事務的，除非齊淑妃能再給皇上生下一個兒子，又或者太子趕緊把齊五娘娶進門，生下太孫，這二者要有一成真，她才能真的放心。

童嬭嬭巴結著說：「太后為了後宮安寧，可真辛苦了。」

「還是妳懂我。」

「老奴懂什麼，怕是皇上才懂，畢竟母子連心，鳳儀宮那位只顧著鞏固李家，怕是沒心思顧上皇上跟太子。」

這話齊太后愛聽，嘴邊有了笑意，「唉妳這老東西倒是給我說說，乾兒都第三個兒子了，太子這個當哥哥的卻連個女兒都沒有，這算什麼。」

「當然是太子殿下潔身自好，這若是庶生嫡前，將來齊五姑娘進了榮華院怕也是鬧心。」

「先前我見他只收花枝跟芽枝，還暗暗高興，但現在兩人肚子都沒動靜，我可高興不起來，他啊，還是趕緊給我生個太孫，我才歡喜，庶生嫡前又有什麼大不了，難不成花枝跟芽枝的兒子還能越過五娘的去？」

齊太后共有十幾個孫子、十幾個孫女，最寵愛的當然是廢太子公孫照，可惜他實在不長進，直到被廢，這才學乖，但為時已晚，雖然也想過聯合親齊家的大臣再運作讓皇上再次改立，但她內心明白，照兒啊，終究不是為君的料，真要把東瑞國交到他手上，只怕不但沒了盛世，還會奸臣當道，民不聊生，那百年之後，她如何有臉面去面對先皇。

至於公孫玥，雖然她不喜歡李皇后，但公孫玥偏偏是最像今上的，臉孔像，個性也像，光是這點，她就無法不疼寵他，何況他文武皆才，又不會因為李皇后就疏遠她，這些年下來，她對公孫玥的喜歡竟是與公孫照差不多了。

「稟太后，太子殿下的步輦剛剛進入壽康宮大門。」

原本為了子嗣問題心煩，此刻聽得孫子過來，齊太后自然笑容滿面，「快，去準備些太子喜歡的點心，不，直接跟御膳房的人說太子在這裡留飯。」

童嬪嬪笑著回答，「是，老奴這就去傳話。」

須臾，公孫玥跨過朱紅色門檻，流彩飛花靴踏上了壽康宮的黑磚地，宮女宮婢瞬間伏了一廳，待太子給齊太后行禮後，才整齊的道：「見過太子殿下。」

齊太后喜笑顏開，「過來祖母這邊坐著，你跟你父皇最近不是在傷神馨州水患之事，怎麼有空過來？」

「便是帶這丫頭過來見皇祖母。」說完，公孫玥往姜俏一指。

姜俏連忙跪下。

齊太后從她藕荷色的宮裝、金珠垂墜步搖看出來是六尚，笑問：「怎麼，想收房這點小事情可不用過問皇祖母。」

太子是儲君，想要哪個女人都行，何況六尚雖然是宮女，卻也都是官家女兒出身，封個承徽或者昭訓都是可以的，在她看來，只要太子妃的位置還空著，太子想收誰都行。

姜俏聞言，直接把頭磕在黑磚上，「婢子不敢。」

唉喔，太子幹麼沒事找她來壽康宮，就算是想誇她救了路叔冀一命真的好棒棒，賞她點金銀也就是了，齊太后有什麼好見，看，不過只是一句猜測，她就得磕頭表示自己沒那肖想。

公孫玥一怔，笑說：「當然不是。」

接著他把下午的事情說上一遍，路叔冀如何噎到，姜玥又是怎麼樣用方法讓他吐出噎物。

「不是孫兒詛咒皇祖母，孫兒想，讓壽康宮中伺候皇祖母吃飯的嬪嬪跟公公都學上，用不上是最好，萬一，那也比叫太醫來得快。」

齊太后原本就笑咪咪的，聽孫子這麼說，笑意更甚，「祖母知道你孝順。」

前端正聖母皇太后不也是那樣去的？他見個宮女有救人之計，馬上帶來壽康宮，自然是孝順了。

於是童嬭挑了四個高等宮女，公孫玥陪著齊太后吃晚飯的時候，姜俏在後面教導哈姆立克，這其實不難，只是古人不知道原理，所以不知道怎麼施救。

姜俏餓死了，但在壽康宮中沒熟人，也不好討東西吃，只能忍著。

在後頭都不知道待了多久，才有宮人來傳，「姜尚食去前面磕頭吧，太子殿下要回東宮了。」

終於！

今天簡直累壞人了，可是，她救了一條命，如果這是與眾不同的代價，她願意承擔，接下來的日子小心點就好，應該不妨事的。

在花廳，姜俏隨著東宮幾個人一起跟齊太后下跪，預備回東宮。

齊太后卻突然道：「抬起頭來我瞧瞧。」

姜俏抬起臉，眼睛卻看著黑磚地。

齊太后對她的懂規矩很滿意，「來人，把那套鑽珠青玉頭面拿出來賞給她。」

姜俏再次磕頭，「謝太后恩典。」

太子離去後，太后閉上眼睛，「去查查那個丫頭的來歷。」

太后要查什麼事情，自然是快的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姚公公已經回來，「回太后，那宮女叫姜俏，祖父跟父親都是大學士，叔父是個秀才，還在考舉人，是興兩代的書香門第，朝中沒什麼盤根錯節的關係。」

「祖母呢，母親呢？」

「祖母謝氏是個綢緞莊的女兒，謝家當年看上姜老學士能讀書，所以許了三間鋪子當陪嫁，至於姜學士娶的則是米糧大盤的女兒，姓張，姜學士的弟弟則娶了張氏的堂妹，姜俏的哥哥娶的是皇商之女。」

齊太后笑了笑，皇商，皇商，也是商。

這姜陶是明哲保身聰明的，給兩個兒子跟孫子都娶了商人家的女兒，離富貴是遠了點，但看在別人眼中，自然不那樣扎眼。

這樣看來，姜俏應該是不差的。

偌大的東宮只有花枝跟芽枝，是太少了，而且只是宮婢，出身實在太低，姜俏這出身倒是恰當，何況自己的孫子她還不知道嗎，他大可把人派過來就好，還親自帶過來，分明是有好感，能來給她磕頭，這多大的榮幸。

於是，當晚，一紙壽康宮的懿旨進入東宮一著，姜俏蕙質蘭心，堪能伺候太子，賜為承徽。

姜俏拿著懿旨，整個人都懵了，啥？承徽？

芫華卻以為她高興壞了，「恭喜姜尚食，不是，婢子恭喜姜承徽。」

不，不是啊，老天鵝，她不要—

救人一命不是勝造七級浮屠嗎，她怎麼會落得這種下場，姜家無論男女都只跟商家結親，她卻在擔任了半個月尚食後成了太子承徽，這讓祖父知道，不拿家法打斷她的腿……

她內心在哀嚎，想尖叫，眾人卻以為她是欣喜過度，紛紛跟她見禮，唉喔媽啊，她不要，真的不要，她不喜歡太子，她只想好好過日子啊。

